



世界经典智慧文丛

The Wisdom books of world classics



文学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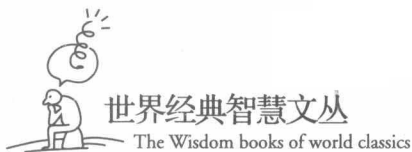
(英) 汉弗瑞 / 著
刘睿铭 / 编译

The
Wisdom
books
of world
classics

文学是一个情思的世界，
每个人都能在此找到心灵的共鸣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文学的故事

(英) 汉弗瑞 / 著
刘睿铭 / 编译

The
Wisdom
of books
of world
Classics

文学是一个情思的世界，
每个人都能在此找到心灵的共鸣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学的故事 / (英) 汉弗瑞著 ; 刘睿铭编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11

ISBN 978-7-5534-5684-3

I. ①文… II. ①汉… ②刘… III. ①世界文学—文学史—通俗读物 IV. ①I109-4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30583号

文学的故事 (Wenxue De Gushi)

作 者 (英) 汉弗瑞
译 者 刘睿铭
责任编辑 王亦农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字 数 340千字
印 张 24
印 数 1—5 000册
版 次 2014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11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发 行 吉林音像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吉林北方卡通漫画有限责任公司
地 址 长春市泰来街1825号 邮 编: 130062
印 刷 北京富达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534-5684-3 定价: 29.80元

序 言

读书也是一种优美的艺术,虽然不像其他艺术那样显赫伟大、那样有创造性。即使如此,“在接受中创造”仍然是个真理。读书的人就是创造者。本书就是为这些读书人写的。

本书致力于对今天的人们有重要价值的世界文学书籍的介绍。什么是有重要价值的?这是每个有能力的人必须自己来回答的问题;而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又被一致的公论所诱导。而所谓的公论也不是绝对的。何以见得?因为重要不重要也是相对而言的,而所谓公论又是个难以明确的抽象的东西。在很多读者看来具有重要价值的作者和书籍是数不胜数的,所以,我们承认许多有重要价值的书在本书中被忽略掉了,或者只是被简单提及、一笔带过。读者往往会发现,自己所钟爱的某本书的重要地位被另一部作品占据着,而那是一本在自己看来并不怎么样的书。这是在所难免的,也许,这倒可以给文学的讨论增添许多话题和愉快的刺激。

在这本书中,对于著作的取舍、选择和各自应占的比例以及所有最后的判断,都是笔者的一家之言。其结果必然会由于个人的兴趣和鉴赏力的局限而失之偏颇。本书只表达了我个人的浅陋抑或主观之见,对此,有识之士会不失公允地指出:这本书的内容其实不是“文学的故事”(The Story of Literature),而是“有关一些作家、作品的芜杂的评析,并且对这些内容我也似曾相识”。事实也确是如此:我既得益于其他的书籍、大批评家及专业历史学家的指导,又得到了学识渊博的友人的帮助。

本书是为英语读者而写的,因而本书有较多的篇幅是记述英美文学的。因此,许多国家或民族有着丰富内容的文学被本书忽略了。罗马尼亚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或芬兰人也许会说:“对于我们那无可争议的文学天才,你连提都没提到。可你却端着一副讲世界文学故事的架子!”说完,将本书扔到一边。对这个问题我的回答是:有些国家的文学似乎并不属于作为整体的欧洲文学的一部分,而是封闭在本民族及其语言的范围内而与外界隔绝。许多本

应名扬世界的文学天才在这种封闭状态中湮没了,这是全人类的损失。我在与波兰人的交往中发现,他们对于本国古代及近代的文学遗产所表现出来的虔诚使我深信其成就的伟大,但其被翻译的作品却只能让人们窥其一斑而难见全貌。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我所知道的在欧洲有广泛影响的波兰小说家只有亨瑞·森克维茨。一位匈牙利裔美国学者对我说,在世界文学作家里面,唯一为美国人所知的匈牙利人是夏卡伊。赖伊特尔的《匈牙利文学史》是概述匈牙利人思想文化的一部卷帙浩繁的著作,但是书中所论及的那些重要人物,对于许多英美读者来说,知道的可能不足百分之一。

举这些例子并不是要贬低波兰或匈牙利文学——这样做是荒谬的,而是要说明一个有趣的事实:在民族众多的欧洲,几个世纪以来相互间的纷争与战乱使得人们在思维方面依然是形同陌路。或者说,相互间的了解至少是片面的。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匈牙利人理所当然地对法国文学有所了解,而受过良好教育的法国人却可能对匈牙利文学一无所知。丹麦批评家格奥尔格·勃朗柯斯和他的信徒们懂不懂丹麦语无关紧要,但他们必须掌握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一些语种的文学因语言的优势而在世界上广为流传,也许正是由于这些占据语言优势的文学的丰富多彩,而使得其他文学中最有价值的作品被埋没。不过,总的来说,那些最有价值的作品不论过了多少年,终究要冲破地域和语言的限制而成为人类的共有财富。我们也不能否认这样一个现实:许多优秀的作品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的声誉和影响都应比它已有的要大许多。

本书的目的并非要面面俱到,必然要省略许多民族、许多时代以及许多重要人物。这样做是出于一种明确的动机——使本书具有完整、均衡的组织性。我认为本书也达到了这一目的。本书犹如一幅并不细致完全的风景,其轮廓合乎条理,勾勒出了风景的整体印象。这些整体印象犹如从掠过风景的飞机上鸟瞰,收入我们眼底的是些显著的特征,是高高耸立的山峰和广阔的草原。我们无法停下来测量那山峰的高度,认真眺望那广阔的草原。我们在莎士比亚那里逗留了十五分钟——尽管真正理解他也许要十五年或五十年。

莎士比亚并没有把他十五年或五十年所有不睡觉的时间都用于他自己的作品或他认为有趣的其他人的作品——我们姑且这样认为。但是普通的读者除了莎士比亚之外,还要读其他的书,还有其他的事要做。即使一年到头埋首书堆而又涉猎广泛的读者也不过熟悉几千本书并从中获得其中的浮泛知识罢了。

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类似的藏书机构,拥有数百万卷

书籍,许多人保存着这些图书馆的藏书目录。但是,这些浩如烟海的印刷品不会使我们的内心失去平和。绝大部分书籍互相重复着、仿制着,并且合法或非法地进行着剽窃、抄袭。这样看来,也许几千本书就可以包涵了全世界最本质、最核心的智慧。基于此,那种看似不可思议的“博览群书”的人物就不再是神秘的超人了。“博览群书”并不意味着要辛苦地读遍所有公认的经典之作;钻研其中若干篇章也就足够了。我认识的一位精通文学的人从未读过但丁,而且直至今日也没有读它的打算。如果他不想读,或者他的读书经历没有提供给他接触但丁著作的机会,那么,他又何必非读它不可呢?他了解别的伟大诗人已经足够了。夜以继日地将阅读时间都贡献给纯粹伟大的经典作家的著作,并将之视为一种道德义务——这是马太·亚诺尔特、叔本华和其他高雅之士所持的一种严肃态度。但我认为,这不但是不合理的,而且是对文学的审美愉悦功能的践踏。不要追求广博,也不必忌讳褊狭,让我们依照各自的兴趣、爱好和需要来读书吧。让那些权威们、文学大师们呆在图书馆里的柱廊间吧。这样说也许有些偏颇,但这确是我的一个由来已久的信念——它来自我为写作本书所作的几个月的研究,也来自有写作此书的念头之前多年的读书经历。沉浸在浩瀚无边的书海中并不是聪明人的作为。希望我们不要成为亚历山大·波普所辛辣讽刺的那种样子:满脑子毫无用处的知识,稀里糊涂地读书的书呆子。

还应该考虑到:如果你只在那些伟大的经典著作上埋头苦读,那么那些令你无比亲切但不在这些伟大经典著作之列的书籍你该怎样对待呢?一般说来,装在我们的衣服口袋里随时翻阅的并不是伟大诗人的杰作,而是某个无名诗人的一本小书——那么,什么样的诗人是大诗人,什么样的诗人是小诗人?这是我至今感到困惑不解的问题,这种困惑也许要伴我一生。另外,对那些我们非常喜爱、难以舍弃的“零散著作”又该怎么对待呢?为了给《爱丽斯漫游奇遇记》和《摇篮曲》在本书中留有一席之地,我几次想将一些极重要的文学经典作品剔除。优秀的小品中的精致之美,往往也是伟大的作品所不能媲美的。

你若是驾一叶扁舟出航,你该留神那会吞没你的巨浪;如果你只是要稍微满足一下你对于文学的好奇心,那么,随便带些或大或小的书籍足矣。不要在文学上过于殚精竭虑,也不要以过于草率轻浮的态度来对待文学。文学从《鹅妈妈》到《哈姆雷特》讲述的都是人类生活的故事,她也许是痴人说梦似的毫无意义,但却是人类唯一能懂唯一感兴趣的故事。它的一些细小的章节也许是最机智有趣的,因而成为人们最亲切的精神伴侣;而另一些博大精

深的鸿篇巨制却可能成为人们不敢亲近的伟大财富。我力图在浩瀚的文学书海中指出一条有某种合理性的航线,所以我应使所描绘出的景象尽可能地符合现实,这样才不至于被视为有悖理性的异端邪说。但我依然要忍不住暗示几点非我独有的关于文学的困惑:其一,真正的宝藏往往不在显眼的地方,而在某个不引人注意的角落;其二,假如您确实不喜欢某位彪炳千秋的作家,那就干脆躲开他,别让他靠近你,折磨你;其三,应该读的书太多——这对任何头脑健全的人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头疼的事。所以,头脑健全的人仅仅是为了愉悦,或者为了满足某一方面的好奇心而阅读,这就足矣。

读书也是一种艺术,一种优美的艺术,虽然不像其他艺术那样显赫伟大,那样更显得有创造性——写出优美的文字显然要比仅仅阅读它要难许多。即使如此,“在接受中创造”仍然是个真理。一切艺术都在这一环节中得以生存——其中的创造者就是看绘画的人、听音乐的人、读书的人。本书就是为这些读书的人写的。

乔·梅西

1924年圣诞节于赫逊河畔哈斯丁斯

目 录

第一章 树荫下的神奇

(1)

人类的生命和智慧之树如此神奇而迷人,我们无法尽情地描述。她出自大自然的树木,生长于石头;她是飞禽的乐园,飞禽的羽毛成为我们书写的工具;她蔽护走兽,走兽的皮肤成为我们书写的载体。在这大树的下面,人类——万物之灵长——在读书,在思想。

第二章 人类童年的呀呀之语

(8)

母亲在我们呀呀学语之时,总是将一些歌谣吟唱给我们,将神话故事和良好行为的规范口述给我们。我们的祖先在文字尚未发明的时代,也是将文学的基本内容思之于心、发之于口的。

第三章 东方,博大而神奇的文化

(12)

博大而神奇的东方在有着美妙的陶瓷和丝绸的同时,也有着历史悠久的文学。但对于西方人来说,神奇的东方文学仍是一本只打开了几页的书。尽管如此,中国、日本、印度和阿拉伯的文化仍然渗进了西方文学中。

第四章 犹太人的圣经

(27)

《圣经》，最初其宗教价值远远超过其文学价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圣经》中的成语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圣经》中的主要故事、比喻和寓言渐渐能被全世界所理解，根本在于它的宗教意义被大大地淡化了。

第五章 古希腊文学

(41)

那是怎样的一种文明啊？选在基督诞生前的5个世纪，在雅典这个小城邦里，居住着其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有一群天才人物。直到公元20世纪，还没有哪个城市的文明可与雅典相媲美。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天才人物在那一特殊的时代聚集于那一特殊的地点呢？

第六章 古罗马文学

(93)

罗马文学承袭希腊文化，罗马人的精神汲取了希腊哲学的精神，不仅极富思辨色彩，而且更加生动。

第七章 日耳曼、哥特和罗斯曼的起源

(116)

欧洲各民族的语言逐渐地取代了古代拉丁语的地位，以至于连学者们几乎都不用拉丁语从事著述了。这种意味深长的革命也许是空前绝后的。

第八章 凯尔特文学

(123)

凯尔特人对于欧洲文学有多大影响是难以判断的,但是我们确实知道的是,法国、英国和德国的作家有许多他们重述的最精彩的资料的来源和区域是凯尔特族的。

第九章 中世纪的法兰西文学

(131)

一行行文字,记录了一个时代的法兰西。高贵、低下、礼仪、仁爱、友谊、胆略、爱情、杀戮、仇恨、罪恶……都可以从中窥见。

第十章 早期的德国文学

(141)

任何国家的诗人没有德意志的诗人受国人的尊重。天才的作品在繁荣了德意志语言文学的同时,把一个时代的激情和梦想艺术地记录下来。

第十一章 早期的斯堪的纳维亚文学

(149)

每个离开斯堪的纳维亚的人在他或她的脑海中都带有神明和英雄故事的知识,就像今天大多数的人都有历史和经典文学以及诗词的知识一样。

第十二章 但丁及其《神曲》

(154)

但丁是一个艺术家,又是一个哲学家。他在文学史上是首屈一指的有知识的艺术家,他的创造力和感觉及思想的能力,显然将他和莎士比亚和荷马同列在第一流的诗人中。

第十三章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

(162)

文艺复兴,意味着发生了比中世纪更充实的思想和更自主性的行为。它表明欧洲各国从此进入了一个生机四溢、充满活力的时代。

第十四章 19 世纪以前的法国文学

(169)

从中古时代演变到现代的世界,其过程是非常迟缓的。在法国文学里,可说是有一幕中古时代的收场剧和文艺复兴前第二时期的序幕,而且又是现代的先驱者在 15 世纪的时候促使现代的态度渐渐现出,但是最有势力的精神却是中古时代的。

第十五章 古典时代之前的德国文学

(190)

在战火摧残下的德国,文艺复兴之灯黯淡无光。但德国在思想上却未消亡,终于有伟大的哲学家诞生了。

第十六章 19 世纪以前的西班牙和葡萄牙文学

(194)

在人们眼里,西班牙是极有浪漫气息的国家。它意味着奔放的热情、奇幻的鬼怪传奇、华丽的衣裳、惊心动魄的冒险。这种印象,并不是从旅行者那里得来,而是西班牙的文学家、小说家笔下的作品带给人们的认识。

第十七章 19 世纪以前的英国文学

(209)

这是一个有自己观点的民族,他们改造了自己的宗教,绞死了国王,又从国外进口了一个;他们建立了一个比欧洲所有其他国家都强有力的议会。更重要的是,在英国,你要是想写什么,就尽管写出来好了。尽管它的文学尽管起步很晚,却使世人震惊。

第十八章 十九世纪及以后的英国文学

(259)

19世纪是经济、宗教和科学问题层出不穷的时代,世事的喧嚣影响着作家们和他们的作品,参加到对这些问题的激烈辩论中,他们都感到自己有一种使命感。

第十九章 19世纪的法国文学

(281)

概论法国文学或者比任何欧洲大国的文学是更觉艰难,因为他的内容如此广泛,他的影响是如此伟大。

第二十章 19世纪的德国文学

(303)

德国文学表现出他们的民族性。它们在形式上通常并不怎么精致巧妙,当然情绪上也常是如此的。它具有文字庞杂的缺点,以及德国人的趋于琐碎和模糊的思想。它太过喜欢忧郁和幻想,却表现出一种高度的幽默感,以及轻松自如地思考深奥高尚的事物。

第二十一章 19世纪的斯拉夫文学

(320)

浪漫与现实紧紧结合,作品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当时,作家的生活是充满激情和危险的。

第二十二章 文艺复兴以后的意大利文学

(332)

18世纪至19世纪,是意大利文学的低谷时期。但仍然不乏富有独立和创新精神,从而取得辉煌成就的作家。

第二十三章 近代西班牙文学

(337)

一个国家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衰落,为什么总会有思想和艺术上的衰落相伴随呢?

第二十四章 荷兰与法兰德斯文学

(342)

虽然有英国的浪漫主义的影响,但荷兰的文学仍然没有灿烂。

第二十五章 斯堪的纳维亚文学

(345)

斯堪的纳维亚产生了多少天才啊!选他们对人类智能的贡献,在文学上也能够体现出来。

第二十六章 美国文学

(352)

当浪漫主义在英国硕果累累的时候,年轻的美国在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之后,文学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以自己的风格生长起来。

第一章 树荫下的神奇

人类的生命和智慧之树如此神奇而迷人，我们无法尽情描述。她出自大自然的树木，生长于石头；她是飞禽的乐园，飞禽的羽毛成为我们书写的工具；她庇护走兽，走兽的皮肤成为我们书写的载体。在这大树的下面，人类——万物之灵长——在读书，在思想。

你偶然读到的这本书，和我们以前所读的或被忽略的无数书籍一样，是人类在若干世纪以前就开始的故事的组成部分。任何一本书的任何一页，任何一页白纸上的黑字以及书籍本身，都属于一个从古至今并永无结局的故事。这个故事如此浩大，我们谁也无法将它读完。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以及怎样开始的，我们都无法知道。这故事每天延续着，无穷无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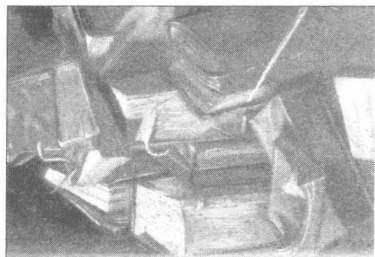
这个故事延续到今天，成为了一切故事的故事——它的结构包含了自身之外的一切结构。任何两个读者都不能以完全相同的眼界把握到这个宏大结构的轮廓，或者对于这故事的各部分有着平均的兴趣。但是不论人们怎样看待它，在人们的眼里，这个故事总是充满魅力的。这故事不是个人所创作的，它的创作者是全人类。

今天的人们是这个故事活着的一部分。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快点回到这故事的开端吧。这有助于我们明白自己所处的位置，并且对我们将来要进行的从起点重新返回到现代的途径有个前瞻性的了解。书籍对我们来说不会有什么惊奇之感——我们仅以三五分钱的代价便会得到一份报纸或杂志；花上一两块钱就可以买到一本书，甚至不费一文就可以从公共图书馆里借到一本世界名著——这对我们是习以为常的。但只要我们稍微思考一下，便会发现这平常的事情中蕴含的神奇。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书的著者的思想和读者之间的物质媒介吧。奇迹发生在印刷机上。它对于现代文明的意义是任何其他发明所不可比拟的。在印刷机开动之前，铅字一般是由手工或排字机进行排列的。排字机需要有技术的人



一个小报童拿着被
沃尔特·利普曼称作
“民主圣经”的报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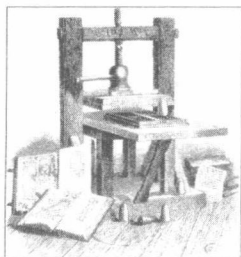


手工制作的书籍

来操作，它看上去却像有灵性似的。另一方面，造纸厂也已将以木头或破布为原料的纸浆变为又白又薄的纸张。那些纸由装订工折叠裁切缝合成册，再用硬纸板、粗麻布或皮革包装起来。几天之后，这些书便到了世界上几乎任何一个地方的读者手上了。

现在我们挪动一小步，回到还没有动力印刷机的时代。那时人们用手工制作书籍，这些书籍虽然比不上现在的美观，但有一点却比今天我们手上的书籍更令人满意，即那时用来印书的纸一般是麻纤维的，质地优良。而今天我们所用的纸大都是以木头为原料，用强酸或强碱制成的，容易变黄变脆。有一位明智的历史学家说我们今天“不是在岩石上而是在灰尘上”印刷书籍的。近代的文献和大部分较古老的文献，通常是靠不断的复印来保存的。一般而言，近代以来人们任其消失的那些出版物是没有什么保存价值的，但也有一些很有价值的文献因此而湮没了。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类的进步也是如此。先辈们用他们的手动印刷机和手工制造的纸所制作的书籍，比起今天制作的许多书籍来在材料上更为耐久。但是许多质量低劣的书籍，也是在蒸汽机出现以前的时代制作出来的。那时的人们为了节约，通常把书里的字印得很小，远不如现在的书那么清晰。同时在发明动力印刷机以前，书的印数也很少，并且价格也比较高，于是也就没有多少人能够置备得起私人藏书，这样读书的人在那个时代自然就很少。



古登堡印刷机的复原图

我们沿着时间的长河继续溯流而上，来到一个较为漫长的时代——当然，对于整个人类的历史来说它是短暂的——那就是人类在发明印刷机以前的岁月。让我们到德国马因斯市约翰·古登堡的作坊里去瞧瞧吧。在这里你见到的是印刷术的发明者，那是公元1450年。古登堡对艺术的贡献在于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①。他铸的那些活字可以一排排地列成行、组成方。我们无从知道他把这些活字安装到什么样的印刷机上去印刷，也不知道他印的是些什么书籍，因为博物馆里没有一本书署着印制者的名字。陈列在那里的最早的印刷本《圣经》据说有可

^① 活字印刷术是中国北宋时期平民毕昇发明的，经过阿拉伯人传入欧洲，古登堡只是将活字印刷术本地化。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比中国的活字印刷术晚了四个世纪。——译注

能是他的印制品。也许是他的伙计或继承人印制的，我们不妨就认定古登堡也经手过吧。现在的印刷者和读者对古登堡虽然大都怀有崇敬之心，但对他的一生却不甚了了。与其他为世界作出重大贡献的发明家一样，古登堡的一生穷困不堪、负债累累。在他临死的时候，债主将其最后的工具和字模席卷一空。毫无疑问，债主把这些东西利用起来并发扬光大。过了几十年，印刷术就传到意大利、荷兰，并传遍欧洲。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古代和近代的文学几乎都是从印刷的书籍中得来的，因此我们的印象里文学与书籍几乎是等同的。然而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以前，文学的历史的长度不知超过有“书”以来的历史多少倍。

如果沿着时间的长河继续上溯，我们就到了欧洲只有很少的纸与没有纸的时代。纸是中国人发明的，阿拉伯人从中国人那里学到了造纸术后，又传授给他们在西方的基督教兄弟。从那时起，我们就有了这文明必不可少的物质——它是近代以来几乎所有书写和印刷的必不可少的载体。这对我们来说真是莫大的恩惠，而它得益于人类种族的两大支系，他们的语言和文化都是属于亚细亚的。到14世纪，纸张已经在欧洲普遍使用，但并不丰富，因为那时造纸的方法落后，既费时又费力。人们还不能像现在这样能够轻易得到纸张，也不会浪费纸张或随地乱扔纸张；绅士们和学者们为了风雅，更是为了节约而个个用鹅毛笔练出了一手娟秀、纤巧的字体，能在极小的一块空白处紧凑而清晰地写许多字。

在纸张广泛使用之前，书、信和文件通常写在一种经过特殊鞣制的羊皮或小牛皮上。这种鞣皮经久耐存，至今在博物馆里还保存着三千年前的皮纸卷。犹太人在鞣皮纸上写下了《旧约》和许多神圣的书籍，在犹太人的教堂里我们还能看到一些小牛皮的卷宗。今天，许多需要长久保存的文字证书如学院的文凭之类，也常用所谓的“羊皮纸”。小绵羊、小山羊和小牛犊的血肉给我们的身体以营养，它们的皮毛供我们制作鞋和大衣，然而它们对人类最重要的贡献却在于记载了人类宝贵的精神财富——几千年的文献。在肉市上当人们叫卖“Veal”（小牛肉）的时候，大概不会想到那记录着古代文献的“Vellum”（犊皮纸）是从法文“小牛”一词派生出来的。文学的故事就是许多文字的故事，因此，我们现在停下来考证某一个单词，实际上也还是延续这个故事。我常常思考“parchment”（羊皮纸）和“parch”（烘干）这两个词之间的某种关系，因为皮纸是要在烈日下晒干鞣制的。这本来是对客观的一种顺乎其理的推理，然而推理所揭示的事实终究比推理本身更有意思：原来羊皮纸来自小亚细亚的一个城市帕克曼，大约在公元前200年的



纸的发明者蔡伦

时候,那里盛产一种质地优良的用于书写的兽皮。据说,帕克曼城的国王建造了一座可称为世界奇迹的大图书馆,他与他的书记官们发明了一种制造羊皮纸的新方法,用这种方法制造的羊皮纸两面都可以用于书写。从那时起就有了正反两面都写了字的书籍和卷帙。



在羊皮纸上抄写的僧侣

羊皮纸书籍为我们保存了几乎全部希腊和拉丁文学的遗产和 14 世纪以来基督教世界的大部分文献。书记员们将他们所能见到的写在易损的纸草(papyrus)上的更古老的文献誊抄在坚韧的羊皮纸上。关于纸草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那些书记员们大都是生活在教堂里的僧侣和教士。对于做学问的人来说那些教堂许多世纪以来一直都是最安全的地方。书记的内容大部分当然都是《圣经》及其他被

视为圣经的文字。也有些做书记工作的僧侣私下里对非基督教的文字感兴趣。他们当中有许多人把书当成艺术品一样珍爱,于是他们在书籍的装帧和文字的修饰上花费很大的精力。在今天的艺术博物馆和图书馆里还有许多他们美仑美奂的作品——那镶金的字头具有仿佛昨天刚绘上去的鲜艳颜色。

有些贫穷的僧侣缺乏羊皮纸或其他新的书写材料,这时他们就利用寺院里保存着的许多被书写过的旧羊皮纸,将那上面的文字擦掉以后重新使用。这种用过的旧羊皮纸在市面上也能买到。僧侣们通常将那些被视为异端邪说的文字擦掉,重新用于书写基督教信仰的书籍。这种文稿叫 palimpsest,意思是“擦过的东西”。有时,原先的文字没有擦干净,现代的研究者们便可以借助化学药品使之重现出来。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发现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片断,要是没有当初的 palimpsest 的话,这些文学作品肯定就会永远消失了。许多古代的书籍是否能流传下来,其中的因素往往是很偶然的。当然,像《圣经》这样的书肯定会得到细心的保存而流传下来。自然风化、火灾、战乱……使一本书的命运充满传奇色彩。专门研究古代文献的学者们,一旦发现了散佚、失传许久的古代文稿,其喜悦的心情不亚于发现了新大陆。后世的人们代代相传地从事着这种艰难的发掘,于是古代的文学成就也越来越丰富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羊皮纸的时代已经是很久远的了。但是,如果是在公元 4 世纪之前,罗马或雅典的人们要想得到一本维吉尔或荷马的诗集,得到的不是抄写在羊皮纸上的卷帙,而是一种干燥的植物叶子,这种东西叫做“纸草”(papyrus)。众所周知,paper(纸)这个



古登堡